

大波斯菊盛开的人家

小池富美子著
王延齡譯



大波斯菊盛开的人家

〔日〕小池富美子著

王 延 齡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5 8 ·

小池富美子
コスモスの咲く家
新日本文学(杂志)
1955年1月号

大波斯菊盛开的人家

(日)小池富美子著
王延龄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578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3/16 字数 41,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6) 0.19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女主角阿秀是一個為生活而掙扎的女工，自從丈夫死后，便寄居丈夫的哥哥勝造家里。開桶店的勝造原是一個勤勞慷慨的木工，自生意衰落后，雖然勉強充當煉鋼廠的臨時工，但仍無法維持生活，而他的妻峰子和鄰居們都是一些在貧困生活中無以自拔的人們，所以整個家庭凌亂不堪。阿秀除去每天勞苦的工作外，還把這個家庭整理得井井有條。

勝造的隣人，一個奢侈的老小姐私通了一個有婦之夫，阿秀無意中洩露了她的祕密。峰子大為震怒，痛斥阿秀搬弄是非。阿秀悲憤之余，留了點錢，不辭而別。阿秀臨行時還把家里打掃得干干淨淨，她手植的大波斯菊開得十分茂盛，勝造看到這些，不覺淒然淚下，感到勞動的偉大。同時隔壁煉鋼廠里的工人正在舉行罷工，使他覺悟到工人團結的力量。

封面設計：西 厓

統一書號：10078·1578

定價：0.19 元

1

这是东北有名的矿山城K市。

烟囱林立的K煉鋼厂，拥有占全市人口六分之一的工人，成为这个城市繁荣的中心。水泥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沿着山脚越过河流，远远地把工厂围起来，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不分晝夜，震耳欲聾的机器声音，裝滿煤炭和鋼鉄材料不停的开进开出的工厂專用貨車，发出震撼着混濁天空的爆音，还有象从山頂上傳来的远远雷声似的震动土地的声音，每隔二十分鐘傾瀉出来的鉄渣所造成的火簇的洪流以及从大小烟囱冒出的浮动旋轉在工場上空的紅、青、黃、黑各种顏色的烟，从这些怕人的景象中，人們可以知道广大工場里的一些情况，可以想象出工人向鋼鉄挑战的激烈的斗争。

周圍都是長着各种树木的山。穿过山谷，和农村紧接着的街市北头，有象水晶糕一样排列着的矿山工房，它們独自形成了一条街道。从南向东到头便是海湾，自古以来这里是港口和魚市場，本县的来往行人川流不息，形成K市最繁华的街市。

在这迎着太平洋海潮的 K 湾里，为了和煉鋼厂做交易和其他的事，前来停泊的外国船舶絡繹不絕，从棧桥东面出海的漁船队，經常打到海藻、魷魚、烏賊、秋刀魚以及各种不同名称的鯨魚。

由东海岸开始，一直通到北面农村的一条漫长迂回的路上，两旁有些附有狭窄甬道的商店。在山上到处有神社和佛殿，山脚下则分布着医院和学校。街道里面是一股煤油和粪尿的气味。这里的特点是每逢大地震以后，接着就要发生海啸。曾經两次体验过悲惨遭遇的老人們为了防备万一，就把东面的山作成避难道路斜着盤旋上去，从那儿登山可以看見东城的后街，再越过寬广的海岸道路，那边远远的便是微波蕩漾、煙霧浩渺的金华山海面。

山上开滿了櫻花。在水泥鋪成的海岸上晒着海菜、海帶和杂七杂八的魚类，摆的一点空隙都沒有。房屋的門窗都是向海的，这里充溢着一种被海风吹着、被柔和的日光晒着的海产物的气味。阿秀服务的海产加工場就在这儿。每年从中秋到第二年春末的当儿，趁寒流来临的时期，捞网船在海里可以捕捉到秋刀魚以及烏賊、旗魚、大口魚、鱈魚、扁口魚、蟹等等海貨。根据各种魚类的夏初到秋天从日本东部北移的习惯，用定置流网、底电网和固定的直网的漁船紛紛出海。在 K 湾抓到的魚主要是大量的金鎗魚、鱈魚、鮭魚、沙丁魚等，不單是本地的漁船，也有从关东、关西以及全国各地来的魚船，每一个汛期都集聚在这里。

四月里的捞网船打到的大口魚和沙魚特別多，并且时候

也是正当需要大量制造魚肉条、魚肉餅、魚丸子等制成品的季节，因此三陆沿岸的加工場全都很忙。一清早就有女人到这儿来，如果当天有活儿就被临时雇用，她們要做的活儿是用刀切魚加工制成成品。要把从籠里直接倒在脚下洋灰地上的魚堆都解决掉，工錢一小时大約是20圓到25圓。女人們都穿着打了补釘的烹饪工作服、套褲和圍裙，显出一付憔悴的面孔，用毛巾包着头，面对面坐在那儿工作着。工作是先切去魚头，取出腸子，割去魚翅，再剝皮剔骨。板上都是粘膩膩的大口魚和滑溜溜的沙魚，操作全部是流水作业。而且全都是左手指头受伤，有的用布包住，有的涂着药膏。在旁边打長工的男人們有的捏魚丸子，有的做蒸薰工作，弄得川流不息的加工工場充溢各种气味。賬房里算盤打得精明的老板，在那儿監視着，除了男工誰也不敢說話。虽然干一天只够买两升米，但是一旦遭到雇主的歧視，就得失业。現在找工作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从这里走出一步，到处都能看見由于政府重新武裝政策，現在所不需要的失业者。

阿秀在割大口魚时，割破了食指，痛的咬紧牙关。虽然把手巾撕开包上了伤口，但也許是海水的緣故，血流不止，而且从布里滲进魚油，弄的連臂部也疼起来了。伤口深入見骨。她从东京来到这儿，对这种工作是外行，忙得連孩子都沒空照顧。一心只想着外面玩着的三岁的光夫；工作不免就疏忽了。夾襖外面穿着棉坎肩的光夫把先前得到的点心吃完了，站在外面只管看着母亲說：“媽媽！要吃中飯啦！要吃中飯啦！”母亲怨恨地罵他：“討厭，到那边去玩。”孩子順从她的話，搖搖

摆摆向晒魚网的方向走去。这时，从市場那面飞快地开来裝滿魚箱的卡車。急的她高声叫：“危險啊！”赶忙站了起来的时候，指头上就进出血来了。女人們听到她的声音，很快地看了看她的指头和痛苦的臉，剛对她講了几句安慰的話，就看見老板的儿子拿着魚籠走进来，她們立刻都閉上了嘴，低着头机械地工作起来。女人們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阿秀就在背后老板的目光監視之下，好象脊背都感到疼痛似的，她不得已又叫了一声，“光儿！乖儿子，到那边的罈子那儿去玩吧，奶奶就要来啦。”又接着添上一句：“快吃中飯啦，知道嗎！”孩子站在街道的正中間微微地笑着，慢慢地走回加工場外面堆集着罈子的地方，拾起小石头蹲下敲打着罈子玩。

海閃着銀色的光輝，風在吹着，船上晒着洗过的衣服唰唰地飄蕩。阿秀一面剝着大口魚骨头一面看到晒着的衣服，心里想到孩子是不是有点冷呢？

真是令人厌倦的旅程，母子二人坐着火車馳过高山接連田野的东北綫，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三月初，尘埃飞揚，把市街染成一片黃色。阿秀的丈夫是蒲田地方的临时工。他們是在四年前（1948年）結婚的。两人在用三合板隔成的房間住下来，不久阿秀便怀了光夫。丈夫是甲等高工毕业的，只要有工作，他的电工技术能够使他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不想全国失业者的洪流襲到战后的东京，因此他只能到职业介紹所里去找临时工做。当泥水匠的阿秀的父亲不願讓下一代也过苦日子，就坚决反对把姑娘嫁給做这种活儿的人，阿秀父亲罵她

不孝，罵她私通男人，甚至說要斷絕父女關係，逼得她赤手空拳跑到丈夫家里去，後來成了家，不許她回到川崎的娘家去探望。她離開以後，川崎的娘家除了高血壓的父親以外，就只有一年到頭生胃病的母親和才滿十七歲的弟弟以及十三歲的妹妹。雖然家庭情況這樣，但無法阻止她對更美好生活的憧憬。她生性明快，為了過得更好些，能夠刻苦耐勞，阿秀自認這是她的長處。因此深信自己象私奔一樣的結婚，也終有一天能夠得到父親的諒解，父母兄弟會有欣然相會的一天。她的這種想法，也得到她那善良的丈夫的共鳴。

事後從丈夫故鄉東北 K 市，獲得消息，開桶店的哥哥代表父母兄弟們來了，黑黑圓圓的臉帶着鋼框眼鏡的四十多歲的哥哥，穿着舊軍裝。他想：“東京是很容易上當的地方，小弟弟娶了個什麼女人呢？”好心腸的哥哥放不下心，眯着眼睛，按着地圖找到了新夫婦住的公寓，勝造哥哥看到了膚色黑黑矮壯結實的弟媳婦，不由得笑了笑。因為在他看來，娶這樣的女人，用不着跑到東京來，鄉下也有的是。但勝造卻從弟弟那兒聽到了各種事情，雖然年齡相差很多，但是兄弟兩人還很親熱的談着話。阿秀把酒菜端出來以後，還蹲在廚房一角燒飯，勝造招呼了一聲，高興地說：“兼吉真悠閒自適，出了學校門，不想回次家，跑到了這樣一個地方來當苦力，真叫我難過。不過，他身體從小就很強壯，連感冒也沒害過一次，人也老實耿直。希望你今後多包涵一點，好好地照顧他。這一點我特別拜托你。”阿秀聽不大懂他的土音，只是紅着臉點頭示意。勝造望着阿秀用半幅紅帶包紮着的頭髮，含笑地交給她裝着二

千圓禮金的紙袋。哥哥住了一個晚上就到川崎她娘家去探望，回來說：“老人家真兇啊！我被訓了一頓哩。”雖然這樣，他還是很愉快的回去了。後來她聽到丈夫說：“勝造保證回家以後要好好在父母兄弟面前替我們講些好話。”

丈夫的工作遇到風雨天就得停止，就是好天氣沒活兒照樣閒着，弄得常常無米下鍋。為了不至斷炊，他修理各處收來的無線電，一個人埋頭干着。她呢，從鄰居那兒弄些針線活做着。家境雖貧困，但母親還是盡力籌劃，讓她學了縫紉，這合了她細心的性格，使她學會了一手漂亮的針線。就在這種困苦的情況下生了光夫。這期間 K 市的哥哥來過兩次，兩次都是為到深川的木場去打聽木料的行市來的。和身材細長象匹小馬似的丈夫相反，哥哥一次比一次發胖顯得氣宇軒昂。兄弟兩人都有五尺以上的身材，走在行人如織的銀座大街上也毫無遜色。哥哥和丈夫在四疊半大小的房間里，吃着火鍋喝着酒，一邊說着：“阿秀，今天我和阿兼到銀座一家叫‘奧林匹克’的店里，吃了碗通心粉。味道並不怎麼樣，可也算嘗過東京味兒了。”逗得夫妻兩人都笑了。桶店的工作似乎很忙，兩個人想留他多住兩天，但他斷然拒絕，逕自回去了。

阿秀的兄弟們，瞞着固執的父親常常來玩，他們對誰來都表示歡迎的姐夫很有好感。丈夫也親切地對待周圍的人們。就在生下光夫的第二年年尾，她的父親得腦溢血死了。這時已經二十歲的弟弟，和從小學時候要好的同學，一起在同學的哥哥幫忙之下進入當地汽車公司做事，但是他擔心無力負起家庭的重担，就求助於姐夫，他們說：“太田姐夫，無論怎麼樣

也要来一次，暂时照顾照顾家里的困难吧！”夫妻两人接受了邀请，但还没等到实现，正在迟迟未去的时候，就在次年年初，兼吉被汽车撞死了。这事情是发生在兼吉从横滨办好了事回来的途上。据警察讲，连一个见证人也没有。川崎的母亲是个战后受了新兴宗教影响的人。跑来对阿秀冷酷无情地说：“就是你和太田在一道把父亲剋死了，父亲就拉太田作了替身。”等等的話。她抱着光夫，连哭都哭不出来呆在那里。这时在K市的哥哥得到噩耗来到东京，到了公寓，痛哭了一场，就含着眼泪问她：“阿秀，今后打算怎么办呢？把光夫寄在川崎外婆家，去做点事吧！”“……”“可是东京是很难找活儿做！”这倒是实在話。“事情已经这样了！好吧！到我那儿来吧！也有给你住的房間，象你们女人干的活儿一年当中总有一点，只要你愿意，那儿母子两人混口飯吃，是不成問題的。光儿呢！就和我们家孩子一道玩。离我家很近，婆婆也在那儿。”“……”“嗯！这样很好！祖先的墳墓都在那儿，在中国东北战死的兼吉的哥哥、叔叔都葬在那儿，等着阿兼去作伴呢！光儿的臉龐儿，甚至連手脚都跟他爸爸一模一样，那里的人们都想看一看哩！”这話把她的心說活动了。丈夫死了以后，她想只要有工作无论怎样吃苦，也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如果还有錢节省下来，要照顾母亲和妹妹，他的弟弟无论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还没有自立的力量，也非得帮助一下不可。“要是有意的话，趁早来吧，我先回去等你！”哥哥留下这么句話就走了。穷人就連揩干哭亲人眼泪的工夫都没有，她匆忙地整理了一下东西，帶着丈夫的骨灰和孩子走上了遙远的旅途。那是春天的狂风，把

上野公園山上的西郷隆盛銅象吹得咻咻淒鳴的一個夜晚。

勝造哥哥的家離K市車站通向海岸的街道上有十二三町^①遠，從有紅色拱門的酒店的橫街和一家大的“巴強寇^②”店的房角向東轉進胡同里就是。她來到的那天，從市內各處來了十五六個太田的本家和親戚，在貼了白紙的佛壇前面，整夜的為亡者超度。每個客人的談話，都是關於回憶亡者獨身時的故事。因為太田死在東京，他們全對這地方恨聲不絕，大罵東京人，根本不把坐在角落里的阿秀看在眼里。第二天是安葬儀式。這時她給在廚房燒東西的女人支使昏了。阿秀不懂東北方言，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叫她“快拿一個‘風爐’來！”她卻拿來一個“硯台”，遭到一場譏笑和叱罵。原來，那個女人是說：“拿個‘風爐’來！”的。^③ 在這裡煮菜作飯和切菜全和東京不同，借這裡女人的一句話說，阿秀就是“連切塊豆腐都不會下刀的新娘子。”站着坐着都要按一定的規矩。既然來的都是太田家的人，自然本家坐首席。首席是個五十多歲的瘦小木匠，有八個孩子，還要負責供養爹媽，這是老大。老二是勝造，老三是個干土木包工活的，很有勢力，驕傲自大，胖得象個肥豬。老四在礦山工房北面的市鎮開雜貨店，是個氣量狹小的矮子。按照東北的規矩，葬式行列很長，敲着鐘在頭里走着的人，已經進了三町遠的寺院，可是還有人剛從勝造家里

① 三十六町約合十華里。

② “巴強寇”——類似我國高爾夫彈子機，原系一種兒童遊戲，賭贏者可得糖果、香煙等物品。戰時日本逐漸轉變成較大規模的賭博。

③ 日本東北方言“風爐”與東京話的“硯台”，音相似。

跑出来，追上行列跟着走的。等到抱着牌位的人回来，端上来的酒菜讓男人們吃光，他們吵吵嚷嚷地回去，这算是葬仪終了。釋迦說过的譬喻。这里便成了现实而且大規模地被執行着。这么一弄，太田家里化了二万多块钱，是化在寺里的供品和酒席上的。阿秀又听到胜造說：“也得向帮过你忙的哥哥們还礼道謝呀！”对于她，这一切好象一幅高速度回轉画在她的身边旋轉，就这么毫无意义地化了不少錢。她开始去洗干净堆积如山的碗碟，很是感到孤独。

从第二天起，阿秀就背着光夫到海边的街上去找工作。这儿工資最高的要算是海产品加工工場。因此她向那个待人接物很亲切、胖胖的、看上去心地善良的七十一岁的婆婆說了。婆婆說：“孩子嗎，我替你照管。”阿秀的家就住在海边，为了便于常来看看寄在婆婆那里的孩子起見，特地找了靠家很近的工場。她想着：疼爱过小儿子兼吉的婆婆，一定会可怜沒有父亲的孩子，会特別疼爱光夫的。可是因为婆婆的言語、风俗和她不同，光夫并不喜欢呆在婆婆的家里，仍然离不开母亲。祖母拿着点心和玩具百般逗他喜欢，但他还是偷偷跑到加工場外面去等母亲出来。从三月到四月，海风刮得很大。光夫戴上毛絨帽子，穿着青色小長筒靴，两手揣在怀里，在加工場外面蹲蹲跑跑的等着。即使婆婆帶着別的孩子来給他作伴讓他一同回去，除非天气冷的要命，他决不願意跟着回去。要是硬帶他走时，一路上哭声不断。因为对工作有妨碍，而且給老板看着不大好，阿秀不知叮嚀过多少次，叱罵过多少次，但是光夫不知什么时候又来到門口耐心等待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堆在水門汀上的魚堆起落过好几次了。太阳发暗了，风不停的吹着。海水閃着銀灰色的光輝冲击着島嶼和灯塔。阿秀的指头不停在滲着血，还在隱隱发痛，整个左臂累得不能动了。“下午大概非休息不可了。”她正想的臉色发青心里发悶的时候，煉鋼厂的正午报时汽笛响了。在道旁等得不耐煩的儿子，跳着尖声叫着：“媽媽！吃中飯了！媽媽！吃中飯了！”孩子帶着笑容拍着手，在門口的街道上蹦蹦跳跳着。

2

到海岸边来寻食的鴉群在街里屋頂上跳来跳去尽情遊戲，电影院的鈴声从扩音机的大喇叭里傳遍了整条大街。“巴强寇”店外面，客人放着的自行車一輛輛增多了，在橫街上，門口用油漆彩繪美人、花朵和英文招牌的酒店里，用顏色鮮艳的花布包头，臉上粉擦得雪白的女人們，拿着大海碗和竹簍子懶洋洋地走着，要去买早飯的小菜。街上从穿着做生意的制服的姑娘們起，还有穿着棉襖背着籠子卖菜的乡下女人們赶完早市，急急忙忙走到車站去。煉鋼厂的熔炉紅黑色的烟不时噴向半空，远处的起重机上下不停，象在空中划着一字。就从这声音嘈杂的橫胡同走进来，隔着一片空地，門口有堆着裝豆醬的罈子和裝醬油的木桶的房子，虽然沒挂招牌，但誰一眼看去都知道这是桶店。

桶店的胜造原是个心地好而且能干的人，在战争中K市

受到空襲和軍艦炮火轟擊，燒成一片光地時候，他都没停止工作，一边喝着自己釀的燒酒，一边在租來煉鋼廠牆后燒光的空地上，很快地搭了一間鉛板棚。要是天氣好就在外面做活。戰爭結束以後他就從各方面搜集木材，努力工作，養着一家六口。而且还蓋了有走廊的三間住房，戰爭中住的小木屋被搬到新蓋的房子后面改成兩間，一間租給勝造自小要好的做裁縫的寡婦，一間由“朝鮮人聯盟”作保租給一家朝鮮人開糖坊。他不收他們的租錢，他覺得能幫助別人，對自己的慷慨大方感到欣慰。勝造一家所住的新房子比燒掉的房子還大一些，日子過得確實不壞。可是要說到房子怎么蓋的呢？靠一雙手吃飯的人，總有點不稱心的事，新房子除了地基高而堅實以外，料子全都用價廉的松板。在起坐間的橫楣上，橫七豎八釘着還帶着招牌墨印的粗糙板子。為了下雨天在那里劈竹子，有一條寬約六尺長約三十六尺朝南的走廊，木板窗又薄，太陽一晒就向后彎曲。該裝玻璃窗的地方釘了只有格子的窗框。預備上瓦的木頭屋頂經不起風吹雨淋到處露出大洞來。房子一進口旁邊有二十四平方尺大小的手工場，從進口一直跨上去就是和長廊相接的鋪地板的房間。手工場隔壁是間六疊的房子，接着是兩間相連的八疊房間。這裡除最南頭一間八疊房間以外，后頭的兩間連草席都沒有鋪。據別人說，當時的勝造看着屋子周圍堆滿了作桶用的竹子和木頭說：“瞧！慢慢就會做起來的。”臉上充分帶着驕傲，表示要繼續建設下去，在喝過酒的紅扑扑的胸脯上，“拍搭，拍搭”的敲着給人看。屋子周圍倒是花柏和杉板，發出一股酸味。劈開了的竹片散發

着清香。他包着头，手里不停的劈着、削着、卷着。他的手掌比乡下人做的木槌子还要坚硬；但是动作很轻巧，比竹子还富有弹性。他愉快而熟练的干着活。每日总可做出五个盆子和两个洗澡桶。但这样忙乱的好日子并不长久。战后不到三五年，桶店生意就清淡下来，不但积下的材料已告短缺，而且一天天活儿也接不上了。没盖成的新屋子就原样不动地挨过了年。后来新屋盖的多了，胜造最先造的房子特别显得难看。K市的桶店一年到头全靠秋季“秋刀鱼汛”作装鱼木桶来维持，那时每天可做二三千圆的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到了十二月就鸦雀无声，非等到明年秋天不可。因此有的就兼做木箱，或者别的生意。有办法的就和炼钢厂拉关系，和水产公司结交想法找些另外的活儿。一点没有外交才能的胜造，过了一年靠二十天的秋刀鱼汛期以后，就全靠同样没生意的邻居介绍修理桶、盘子、盆子等过日子，但无论如何也是不济于事，只好靠借贷生活，这样不随心地过了两年。有时他老婆说：“老爷似的坐着，等活儿上门！还是自己出去找找看吧！”处世无术的胜造，只是愁眉苦脸抽着香烟毫无办法。她又说：“我跟上你这个没本事的人，长年受苦，你连一件衣裳也没买给我。除了火柴，你没买过成箱的东西。”为了这个女人，他还有一段使父母难过的事。

十多年前，他的老婆峰子，就在海边东街上咖啡馆做女侍。说起女侍也并不都是自愿干的，可是她从十五岁转来转去一直干到二十三岁，于是峰子就不想干其他的职业，只能干咖啡店的事情了。她身体瘦长，瓜子脸，姿色中平。然而讲起话